

與抗戰勝利前後同步的大學生活

就讀湖北農學院的歷程生活一瞥

羅光煥

當一九四四年的六月，在鄖陽棒槌河畔的簡師校園，參加了高中畢業會考之後，大家就得畢業離開學校——八高。繼續深造的同學，分別前往大後方——四川、雲南一帶去報考大學哪！我與鄉親劉成皿同學買舟東下，返回家鄉小住幾日，再會同表兄楊永和啓程前往恩施去投考省立各學院。那時湖北省在恩施設有四所學院；分別是教育學院、農學院、工學院及醫學院，採取聯合招生的方式辦理。

前往恩施的路程，是從鄂北，穿過鄂中，一直要走到湖北的西南方。我們三個人合請一挑夫，挑起行李，沿著戰場邊緣，在兵荒馬亂的道路上，徒步同行，一路上安全堪虞。離開家鄉，繞經棗陽縣境，路過襄樊，前進鄂中。出了襄陽城，走向一山崗坡上，即遇到抓逃兵的軍人來勢洶洶，實際上他們是抓壯丁的，抓去補充兵源；由於機智應付才免遭劫難。再前行，有一天晚上，住宿洋坪一家飯

店，遭店主家白眼相向，雖然那家不是開的黑店，但其表現的態度非常不友善，令人憂心。復前進，快接近宜昌戰場的時候，差點兒誤入戰區；因為我們沿著公路前進的，那條公路是直通宜昌，此時的宜昌已被日軍佔據著，是交戰區。我們要走的正確道路，應該是經過一個小鎮，走出鎮前有一座橋，沿橋邊小道，穿過河溝再上羅漢坡，才是通往三斗坪的正道。住在小鎮的那天晚上也頗為緊張，下午六點鐘左右，鎮上曾經鳴鑼示眾，警告居民要特別小心，得注意戰況呢！

爬過羅漢坡直下長江邊，乘渡船過江到了三斗坪，這時我們已經走了二十多天的時光。三斗坪是宜昌上游的一個小市鎮，靠近江邊，宜昌的大商業，在戰後大都遷移到這裡來了，所以這裡有顯得格外地繁華起來，而且是通往鄂北要道。從三斗坪到巴東需要乘船而上逆水行舟，且要經過三峽之一的險灘。到了巴東再換成木炭車前往恩施。抗戰期間後方汽車運輸，酒精車算是較好的；即是木炭車票，也是一票難求啊！所以交通非常不便利。木炭

車上坡還得要使用三角木支撐。惟在此時的運輸，徒步挑擔仍極為盛行喲！

恩施是湖北抗戰時的省會，省政府就暫時設在這裡。街道雖談不上十分寬闊，但因為是湖北戰時省會及第六戰區司令部所在地，也都加以整頓過。有清江河繞經城北，河上架有木橋便於通行。我們初到這兒，人地生疏，住宿頗不方便，戰時生活困難，不得已就往金子垵湖北省立農學院，找到鄉親同學就暫借暑假期間，學校空宿舍住下來，俾便準備報考。

招生處設在省教育廳，四個學院聯合招生，放榜後榜示貼在省教育廳大門前，我被錄取了湖北省立農學院啦！實際上我們早已住進農學院，對農學院的情況非常熟悉。我棗陽籍鄉親同學前來投考者，幾乎全部進了農學院，當時除了我之外，尚有劉成皿、陳澤民、楊明皓、程孟明、袁德峻、唐家恆、田家振、陳守端、楊永和等。到畢業時，劉成皿同學因再考取武漢大學工學院，我以從軍離班晚了一年，餘下八位鄉親約佔班上人數五分之一，可

以說是我棗陽鄉親就讀大學同班人數最多的一次，所以讀起來在生活上並不覺得孤單陌生耶！

農工學院都設在金小垸，此處是一高低起伏不平的谷地；農學院本部設於一大家族的房舍內，教室及男生宿舍餐廳等係在垸上台地，就地形以克難方式建造著。農場面積也還不小，分布在教室下面谷地。只是恩施有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！」之諺云；所以來到這裡下雨的時間特別多，我們除了要準備雨具外，每人都得有一兩雙桐皮鞋，以備雨天穿著。工學院剛成立不久規模不大，以後撥入武漢大學工學院了！

一九四五年元月，在農學院讀了快一個學期，我響應政府的偉大號召，志願簽名參加青年軍行列，赴四川萬縣入營受訓，暫時離別學院、離開了金子垸，也離開了恩施，再見啦！恩施！

到了四川縣，我被編入青年遠征軍陸軍二〇四師六一〇團一營一連，駐紮萬家垸。元月十七日由萬縣行軍進入駐地營房，開始了過軍旅的大兵生活，即接受軍事戰鬥教育訓練。待到八月訓練告一

段落，蔣委員長親自蒞臨李家河砲兵營大操場校閱訓練成果。不數日，即八月十四日，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，人心非常振奮，我們在萬家垸徹夜狂歡，機槍手拿出機關槍對空發射，以示慶賀；整個萬家垸的居民歡欣鼓舞得無法安眠！日本投降後，我們青年軍有許多接收的傳言開來，後來被上級否定了。不久，本師奉命三個團輪流開往川東達縣一帶擔任駐防任務。任務結束後復接受預備幹部教育；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奉令青年軍復員返回家鄉。九月重回湖北省農院復學啦！這時學校已搬遷到武昌寶積菴，因為從軍的關係優待一個學期，從二年級讀起。選讀農業經濟學系，惟必修學分仍應予補修過關。本院設有四個學系，除農業經濟學系外，還有農藝學系、園藝學系以及植物病蟲害學系，共為四個學系。

寶積菴位於武昌武勝門外東湖西北邊，隔湖與武漢大學相望，校地面積很大，農場更廣，以種植由美國引進的棉花優良品種為大宗，分布於東湖沿岸，是最良好的實習場地。這個校區據說是抗戰前

湖北省立農專及鄉村師範兩所學校所有。院本部與男生宿舍之間，尚有一大片廢棄馬棚地，是日軍騎兵隊駐紮過的地方，同時還有一個已養有約百頭的荷蘭乳牛牧場，正好位於男生宿舍前往餐廳的中道路邊，所以在校讀書時期，我們進早餐之前，必先經過牧場喝杯鮮牛乳，還算不錯的口福享受囉！

男生宿舍的北邊有一棟樓房，是湖北省第一中學的校舍。有一天，據說該校有意要回本院男生宿舍，乃因此發生衝突；本院的男生在部分有心學生的慫恿下，緊張萬分準備要打架哪！然其實查證的結果並非事實，城內省一中的學生並沒有集合來助陣，完全是一種分化陰謀的謠傳。在這個時節，讀書的情緒特別低落，校園內亂紛紛的，不時有學潮會發生，除了上述與省一中為爭校產發生的衝突，緊張的恐怖一天外，又如不滿教授的罷課風波、反飢餓、請願、歡送畢業餐會上鬧酒及掀起學潮未果等等！更據聞一九四七年的六月一日，武漢大學爆發了非常激烈的學潮風暴，情勢萬分緊張不穩唷！

一九四七年的暑假，有機會返回故鄉度假，

中秋節過後再回到武昌學校裡！這是最後一次返鄉哪！直到畢業離開學校以後，差不多有四十多年就沒有回過家鄉耶！當一九九一年的九月，我從台灣返鄉探親，才又回到故鄉世居地，憑眺李岡村的庄景，與當年在校時返鄉所見，已是截然不同的光景了！

一九四八年底，故鄉——棗陽受到戰事的影響，鄉親們紛紛逃離家門；有的走山道冒險戰場而過，也有運牛皮、趕羊群假扮商賈而行，運用各種方式逃出家園，跑到武漢，也有親戚到學校來小住些時日，所帶財物不濟時，仍舊須返回家鄉去；此時我的經濟來源自然早就斷絕，生活十分艱苦哪！

局勢逐漸地惡化起來，武漢地區也失去了平靜，人心浮躁不安，學校內的氣氛已呈現雜亂不清；隔壁學校大門前放大音量收聽非法的廣播，刺激整個校區心神不定。有教授出現了言論偏激不實，學生們有跟隨效尤；甚至自治會的學生邀約，大張旗鼓的為他舉辦演講會哩！看起來武漢地區的情勢已經在動搖哪！

一九四九年的春天，漢口以北的空間已聞到陣陣砲火味，校園內的學生，有些囂張、有些焦急，校區的許多活動趨向於反常亂搞一通，教室走廊上不時有軍隊駐紮，看他們的生活行動狼狽不堪；影響學生上課情緒極鉅；致校內有傳說：「欲遷校到桂林的謠言！」我們於四月八日自徐家棚乘火車南下廣州離開了學校——湖北農學院。到了廣州，由於等船赴台停留了一個多月的時光。在此期間，同

班同學宋文化學長，抽空再返回武昌，到學校把畢業論文繳上，取得臨時畢業證書，才算完成了就讀湖北農學院全部學業歷程。宋學長此舉，真是功德無量耶！

吾湖北農學院院長管澤良先生，湖北人，留學美國的菸草博士，其夫人管喻宜萱女士，是國內著名的音樂家，當時我們的院歌：

挹江流浩浩蕩蕩，挾沃野鬱鬱蒼蒼，
萃俊秀于三楚，聚碩彥于一堂，
勤讀力耕肩重任，立已達人圖自強，
雍雍穆穆，躋躋踰踰，
宏農學揚國光，日新永無疆。

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寫于高雄旗山

——為紀念抗戰勝利而作——